

在祖國的原野上

戰時青年叢書第一集

須

旅編

：



讀書活出版社總經售

在祖國的原野上

編者須

出版者

戰時青年社

總經售

讀書生活出版社

漢口交通路三一號

廣州教育路銘賢坊

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

重慶武庫街一〇〇號

成都祠堂街三三號

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

實價二角五分

印翻准不：有所權版

戰時青年叢書小引

爲了可以把戰時青年上所刊載的文字分類而有系統的輯集起來，以便于讀者們的保存和參考；爲了可以容納比戰時青年更多的寶貴材料，以貢獻給正在時代洪爐中受着磨煉的青年朋友；所以我們在戰時青年半月刊之外，又出版戰時青年叢書。

我們深信：在半殖民地的中國，在整個民族求解放國家求獨立的巨大工程中，青年的正確指導與青年問題的合理解決，實有頭等的重要意義。然而在貧弱的中國文化界中，青年問題的領域却是更外顯得寂寞。僅有的是唯利是圖的文化商人不負責任的剽竊工作。

我們親切地感觸到這方面的缺陷；我們願意首先貢獻出自己的微力，來開墾這塊荒蕪的園地，做一個忠實的園丁；我們相信我們的這種努力和工作，不會是浪費和多餘。

我們希望：以後戰時青年的叢書，至少每月能出一冊；或者是編譯，或者是專著。

我們更希望：戰時青年叢書的出版，對於幫助青年了解和解決當前的各種問題，真能

有一點實在的貢獻；無論是在工作方面，或者還是在生活和思想方面。

但是需要特別聲明的，我們都還是年輕人，經驗既很短少，學識也欠充實，我們還只是在一面學習一面工作，我們熱切地盼待着一切前輩先生們的不吝賜教，青年朋友們的多方協助。假使戰時青年叢書能以不斷進步的姿態與熱心的讀者們相見，這該不單是我們的願望吧？我們以此敢問一切關心的人士請求援手。

戰時青年社
廿七年五月

寫 在 前 面

在通訊文章出得像春草一般的今日，我們覬覦地獻出這一本在祖國的原野上。

這裏面的文章，都是從一至五期的『戰時青年』上收集下來的。『戰時青年』這半月刊，承青年伙伴們見愛，一出版，就陸續地收到許多從各地來的光彩陸離的通訊。這些通訊使每一期『戰時青年』放光到第五期聚起來一看，就頗有熱鬧之感。覺得應該合成本了，便選編成集如下模樣，凡七萬言。

爲清楚計，將全體二十三篇輯而爲三特寫、通訊、報告。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分呢？也並沒有什麼特定的方法。所謂特寫、通訊等名目，縱觀先前沿用情形，橫顧目下刊物雜誌，似乎也還沒有一定方法；何者應該稱爲『報告』，哪種非叫做『特寫』不可，原是很難予以嚴格的規範的。假如說『通訊』兩字必須用之于由『某某兄』落筆『弟某某頓首』結篇的信札，則任誰都會說是個笑話。這是一種動的、多變的文體，要附以精當的名稱，是繁難

的。這里，也只能將寫法略同的列在一起而已。歸類法大概是這樣：

專寫一個事件，一個氛圍的，姑稱之爲『特寫』

隨筆寫來，並無章法，雖有分段，仍是摭拾，却又帶點文藝筆致的，姑稱之爲『通訊』。有條有理，項目清晰的姑稱之爲『報告』。

×

×

×

×

反映現實，是通訊文章的主要任務，目下中國的最大現實，是神聖的民族解放戰，因此，多樣的抗戰的活姿態，和因抗戰而起的地方的，特徵的『現世事』，乃成爲一切通訊文章的主要內容。這裏的二十三篇，也不能例外。

但現實，是有光明黑暗兩面的。

抗戰是光明的事業；因抗戰而展開的種種光明面，多而且大，正在使每個習慣於黑暗的中國人驚奇眨眼；前方的烽火光，是不但照出了敵人的狼狽相，也耀亮了舊中國的角角落落。這已經很快地反映到了通訊文章上。差不多十篇有八篇是在報導着，歌頌着這種光明面，它們並且暗示着：在不久將來，這樣的光明面將普照全中國。

全面光明的獲得，並不是叱咤即辦的事。太陽光普照到地球上，也得八分鐘工夫。舊中國變革爲新中國，是要經過相當的歷煉的，對日抗戰，也不過是變革中的一階段。因此，在這過渡期中，我們固然不斷地看到許多光明面，却也並非豁然開朗，同時也還可以看到不痛快的黑暗面的。這些黑暗面原就存在着，因爲暗伏，少爲人知，這回抗戰的烽火一亮，便通通燭照了出來。——今日的抗戰：不但外擊敵人而已，也剖露了自身上的瘡痏。

『戰時青年』們，便以毫不掩飾的筆錄下了這些黑暗面。

×

×

×

×

從這裏我們可看到許多令人驚駭的事實。譬如那『哭笑不得的捷報』，從這短短數百字的記錄，我們可看到一位懦怯的縣長大人，在敵人沒到之前就逃跑了，却向護送難民的義勇隊繳鎗，把難民當作敵方的便衣隊，因此而報捷請功。請讀者注意：這並不是神話故事。這是實實在在發生在山東的事實。——即那已經鎗斃了的韓復榘將軍治下，像那位縣長似的人物，恐怕不祇一個，而且恐怕也不祇一處有吧。由此可知：在光輝的抗戰行動下，封

建勢力是如何在作祟。再如訓練壯丁爲繼往開來，這是多麼重要的工作，負責者應如何鄭重地合理地去做；但那些土劣們在抽壯丁的時候，却擺出兇相，威嚇道：『該你去死啦！』結果逃的逃，躲的躲，因此鬧出三十歲壯丁爲躲避抽丁而去初級小學上學的喜劇來，『壯丁們這樣不逃了』有些地方不用嚇，只用捉，從中收着『捉人費』。壯丁們一個個逃到匪帮里去了（『鄂北之行』），這就成了悲劇。而有些好容易入了伍，將爲祖國戰鬥的士兵，則又被尅扣安家費和軍餉（『別有一重天』）。封建軍閥時代的積習，在某些處還是一存其舊。

好幾篇通訊里報導着土匪。在全國傾全力抗戰的今日，還有這麼多武力閒却在草莽山澤之中，一任其打家劫舍，作老行當，這是多麼遺憾的事。有一個報告是值得使人驚悚的：『匪窟中竟發現僞滿的票子同北平僞組織的東西，土匪中已有了漢奸作用了！』（『中古風味的襄陽城』）

目前救亡工作是在深化到農村中去。智識份子連袂入鄉，把一向關鎖在大都市，特殊環境里的文化，把至今還局限在智識份子間的抗戰文化，開始輸送到鄉村去，輸送給農民去——這是光明。但是這兒又報道着另一些現象，這些現象說明了『深化』工作還做得

不夠。『鄂北之行』里有一句道：『民衆簡直有點憎恨文化』這種憎恨是原始的麼不盡然。同一通訊中就寫着痛切的批評：『救亡工作，只看見文字方面的。除了滿街的標語，幾張潦草而又不通俗的戰事新聞和一些組織的招牌而外，再也找不着什麼』——單有空文，而無實際，則雖標語十萬，壁報三千，又何關痛癢于不識一字的農民哉！這也是黑暗面，而且是救亡工作本身的。

各地游擊隊組織的躉起，這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光明面。但在我們的通訊里，都也有問題。『江西的婦運及其他』中記載道：『弋陽現在有一支游擊隊被托派把握住了，他們反抗一切徵派，常起騷動……』這是比任何瑣細更值得嚴重注意的現象。那些『黑暗人物』是一向在暗角落里活動的，但現在鑽進了前向光明的隊伍中去了。倘不立卽予以剷除，則好端端組織了起來的游擊隊，將被訓練成爲抗日統一戰線的『心腹大患』，是不待卜的。

二十三篇通訊文，差不多都是青年所寫，他們都在各個崗位戰鬥中，因此他們所寫同伴——青年智識份子的情形，是切的。有許多青年尚在脆弱和懶散中。當前方將士和民

衆正在將他們的血塗抹大地時，他們——那些少爺們却縮在後方的校園里，搓搓手，以學者的風度，發議論道：『中國必亡！——君不見埃及羅馬……歷史是沒有憐憫的。』有的則是『喝酒，竭力不談國事，也不唸書，拿甜密的瑣屑的回憶來彌補新來的巨大創傷。』（長沙臨時大學見聞）內地的學生，因為隔前線太遠了，一向便過着平靜的生活，從來沒動過，『沉靜得像五十歲以上的人。』他們認救亡工作為『浮動』，無論什麼團體，一聽人說有政治作用，便不問真相，退出否認，非弄它坍台不可。（復興了的成都）某中學校長大呼道：『救國的到前線去，讀書的到後方來！』——後方救國儼然成爲青年的罪愆了！

凡此種種，都發生在目前的中國。

×

×

×

×

凡此種種，都是黑暗面。而黑暗面必須抉發。

看近來的『抗戰文化界』，很有這樣一種傾向：以爲一抗戰，便什麼都必須擋起，而一味高唱勝利，歌頌光明。倘有所指摘吧，這彷彿『擾亂後方』『客觀上削弱了抗敵的力量』。但這裏，却並沒有那種架空的歌頌。這裏只是老老實實的報導。有一說一，見黑暗就寫下它。

黑暗寫下它來，並不是存心挑剔，故傷人心；這裏的寫者並無一個是悲觀主義者，揭發專門家。只是爲了待望於改革的原故。熱情的指摘，是改革的先行手段，而改革則又是光明創造的前提，這是無可否認的。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帶着渾身惡病而戰勝敵人的。

倘若有人用一種冷淡的欣賞的心情看這裏所描寫的黑暗面，如閱讀『黑幕大觀』一樣，那麼，他決不是本集的善讀者。

是爲序。

須旅

一九三八·四·胭脂川



發出
作舟寄王

目 次

寫在前面

緣

木刻

須 旅(一)

出發

王 寄 舟(一)

特寫

陝北的戀愛故事

胡 天 蕊(一)

哭笑不得的捷報

君 斗(一三)

壯丁們這樣不逃了

李 樸(一四)

在故鄉的前哨上

洛 思(一八)

通訊

- 鮑家寨・木蘭山・七里坪・長軒嶺..... 方璞德(二三)
- 在×××軍駐防地..... 張柵(三一)
- 山東道上..... 安法孝(五一)
- 動亂的魯西..... 蘇凝(五七)
- 鄂北之行..... 君斗(六二)
- 中古風味的襄陽城..... 陶清(六七)
- 江西的婦運及其他..... 郭一瓊(七二)
- 南嶽脚下..... 魏東明(七六)
- 長沙臨時大學見聞..... 陳一沛(八〇)
- 廣西的學生..... 梁喬(八六)
- 「復興了的」成都..... 張有民(九〇)

別有一重天.....大衛(九四)

烏烟瘴氣的湄潭.....游光燦(九七)

救亡運動在香港.....洛思(一〇六)

海南島上.....馬儀貞(一〇九)

抗戰中的菲島華僑.....鴻飛(一一二)

報告

淪亡後之北平文化.....陳落(一一七)

孤島上的年輕人.....嘉明(一二三)

上海青年文化.....一旅(一三一)

陝北的戀愛故事

胡天薈

天才亮足，我們剛下早操，便聽見這恐怖的消息：我們一個女同學被人暗殺了，在河沿那寶塔下面。

那天的下午，副隊長忽然來通知我們，一齊帶櫈子到大禮堂集合，聽校長報告關於劉茜的事。

『霹靂拍拉拉……』一陣不甚熱烈的掌聲，校長登台了。悉悉悉悉的私下議論頓時煞住。校長的手還是像平時一樣的背着，他的臉却彷彿長了些，看不見往常那慈和的微笑了。

『同志們，』校長沉痛的說：『今天早晨，想你們都知道這個消息了；在我們學校正要開學的時候，突然發生了一件這樣不幸的事情。是我們一個平常表現很好的，而且是個年紀很小，只有十六歲的女同學，被人槍殺了。我想同志們都很關心這回事，也許因這事而妨

礙了學習，所以現在把我已得到的關於這事的消息向同志們報告一下。

『今天早晨抗大有一個同學過河來，看見那邊躺着一個死人，死人睡在血泊裏，地下並且還有一支踏碎了的自來水筆，他怕是我們學校的學生，特地跑來告訴我；我們去看了，死者果然是我們底同學。於是我就隨即打電話給保安司令部，要他們調查這一件事。據說兇手現在已經有點線索了。我們喊他來談話，他底態度極自然，又沒有一點像昨天晚上做了殺人的事的表情，他並且還拿出一封劉茜前天給他的信來證明，我看那封信上也沒有什麼感情就要破裂到這個地步的樣子，還是很好的；我們檢查他自己底槍，他底槍還是平常樣的包得好好的，一點也沒有放過的樣子；現在不能肯定的說就是他幹的事，但也不能輕輕放過他；無疑的：他已經是個重要的嫌疑犯了。他人現在還押在保安司令部裏。

『像這種事情在我們邊區是從未有過的。不比別處，報紙的社會版上幾乎每天都有這樣的「桃色新聞」。現在既然發生在我們這裏了，我們底當局是一定會有辦法的，我相信保安司令部一定能把這事情弄個水落石出；否則便不成其爲「邊區」了。所以你們千萬莫因這事而大驚小怪……』校長擺一擺手，用平常那副安慰我們，指導我們的態度說